

端午粽子香

徐新

“端午数日间,更约同解粽。”端午节吃粽子是百姓的平常事,而粽子这一朴素的美食早在儿时就已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上了学以后,才知道吃粽子为祭奠五月初五投汨罗江的屈原而传承下来的,粽子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清代文学家谢墉写了一首《粽子》诗,将人们洗米、裹粽、煮粽、吃粽的过程描写得惟妙惟肖,“玉粒量米水次淘,裹将箬叶芒丝縞。炊馐胀满峻嶒角,剥出凝成细纤膏。”

如今粽子已是一种价廉物美的大众食品,平时都有出售,粽子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有鲜肉、八宝、火腿、蛋

黄等多种馅料,名目繁多,但在当年我们能吃上粽子,那是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在我的记忆中,儿时过端午节气氛比现在浓郁。在端午节的前几天,母亲便忙里偷闲张罗包粽子的原料。那时候正值农忙季节,割麦、耕地、插秧,田野里一派如火如荼景象。母亲只能早早地起来去集市上采购白糯米,到沟河边采集芦苇叶。晚上到家把苇叶洗干净放在锅里蒸煮,把白糯米淘洗干净,倒入木桶里浸泡,还准备好一小碗红豆。

到了端午节前的那个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伏案做作业,母亲忙完家务便开始包粽子了。水煮

的苇叶已呈黄色,清香满屋。母亲捞起两三叶排叠成片,两指夹住一端内弯做成一个圆锥形的漏斗,然后用小勺子舀米加上几颗红豆,装入漏斗,略高于圆锥上平面,顺带用大拇指压实,再把苇叶余下的部分翻起顺势裹起,右手牵着衔在嘴里的白棉线,很利索地一缠一绕,最后微微用力一拉扎紧。在母亲娴熟的动作下,一个个棱角分明、紧致饱满的粽子完成了。不待母亲把粽子全部包完,我们做完作业后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端午节早晨,满屋的粽子清香扑面而来。我们忙不迭地翻身起床,母亲早已帮我们捞好了粽子放到了桌

上。母亲擦着额头的汗告诉我们,昨晚她忙到了半夜把粽子全包好了,想到能让我们吃热粽子,就把煮粽子的步骤放到了早晨。煮粽子的水一定要放足(否则上面的粽子夹生),待大火烧开以后,还要有足够的时间用小火焖,所以只能在凌晨5点前就起床煮粽子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解开发着香味的黄色粽叶,露出白白的粽子,晶莹剔透的米粒,几颗红豆镶嵌其中,显得分外醒目。母亲已把装了白糖的小碗放到了我们跟前,我把粽子尖蘸一点白糖,一口下去,香甜绕齿,一下子吃了两个才心满意足,那种舒爽的感觉连绵不绝地袭来,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

无法忘怀。我们吃完粽子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母亲则一手拿着粽子,一手拿着镰刀急匆匆地去麦地里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粽子,聊着庄稼长势、收成,其乐融融。

其实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端午节就是吃粽子,这是最深刻的记忆。

工作后,我很少能回到家乡过端午节了,虽然也能吃上粽子,而且内容更加丰富,但是没了当年那种甜蜜、美好的味道了。

端午又至,那穿越了千年的粽子承载着美丽的乡愁和童年的纯真快乐,飘飘悠悠地进入了我的梦乡,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致屈原(外二首)

曹建龙



两千年前的五月初五
汨罗江的浪尖上
那个叫屈原的诗人
将未竟的抱负揉碎成浪

当楚国的月光沉入江水
他纵身一跃——
留下无尽的悲壮
江水从此盛满忧思

沿岸的子民把粽叶裹成船
在每年的此刻打捞星光
怎不叫人以《楚辞》为桨
在时光的长河里
一遍遍重溯那道挺直的身影

继往开来的渡口
每朵浪花都在呼喊他的名字
而端午的艾香里
始终飘着未凉的诗魂

汨罗江

两千多年前的五月
屈原将忧愤揉成苇叶的形状
在汨罗江的暮色里徘徊
江水接过他未言尽的诗句

当楚国的云坠入波心
他以决绝之姿俯身——
纵身跃成一道闪电
虽未劈开江水的沉寂
却在后世的血脉里
点燃了永不熄灭的赤诚火焰

江水把晨昏卷成浪涛的纹章
日夜向远方流淌
而屈原的赤诚
早已在浪花中凝成永恒的印章——
每一朵拍岸的涟漪
都是他未写完的《离骚》在回响

当粽叶裹住五月的月光
当艾草在门楣织就诗行
那些不朽的辞章正从江底升起
在后人的唇齿间
长成永不凋零的芬芳兰草
他纵身跃入的那道波痕
至今仍在历史的脉络里激荡

端午辞

每年的端阳,粽叶
把思念裹成圆满的形状
让糯米的清香从习俗深处漫溢
在艾草斜插的门楣下
洇开千年未干的泪痕

那些沉潜江底的诗句
沿着粽绳的脉络生长
当人间烟火漫过五月的堤岸
每一粒米都在齿间
苏醒于未凉的长叹

每次剥开青苇的襁褓
剥开千年不变的新愿
展开细怀的絮语与精魂
细细咀嚼那缕
在时光里酿成回甘的芬芳

一口粽子,一口《天问》
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
一种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力量
在端午节化作赛龙舟的鼓点
溅起浪花里的千年回响

爱有天意

陈杨杨

当初夏的风掠过了山峦
凤凰花便缀满了树枝
你手捧书本倚树而立
阳光穿透了叶子的缝隙
花瓣凌乱了脚下的土地
雪白的衬衫灿烂了整个花季

山路弯弯,道不尽的期盼
泉水叮咚,诉说着无尽秘密
炊烟袅袅,弥漫着朦胧的情绪
庭院深深,见证了太多的散聚
陌上花开,我用花瓣编织着期许
归期遥遥,你时光回答爱是无言

我相信爱有天意
你我在最美好的年纪里相遇
从此后
凤凰花绽放在记忆深处
你鲜衣怒马的模样
成为我心底最温柔的诗行



旧圩村榕荫

(彭绮玲画)

有一种乡愁叫艾香

张宏宇

端午临近,街头巷尾渐渐弥漫起艾草独特的韵味。这香气,略带几分刺鼻,却又蕴含着一抹清新,悄然钻入鼻尖,让人不由自主地勾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小时候,每逢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会插上几束艾草。那些艾草,青翠中泛着灰白,叶片背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白绒,轻轻一捋,便能沾满指尖的芬芳。

村东头住着一位艾婆婆,她以采艾为业。艾婆婆身形瘦小,背脊弯曲如弓,宛如一株历经风霜的老艾草。端午前夕,她总会背着竹篓,沿着田埂沟渠,仔细搜寻那些野生艾草。她精挑细选艾草的嫩梢,将它们捆扎成束,动作异常娴熟,三两下便能扎好一束,随手丢进背篓。随着篓中的艾草越堆越高,直至超过她的头顶,她便如同一座绿色的小山般,蹒跚着走回村里。

母亲常说艾草能驱邪避祟。“艾婆婆,这艾草真的能驱邪吗?”

我好奇地问道。她咧嘴一笑:“小娃娃,你懂什么,艾草可是通灵的。”我满脸疑惑,她便从篓中抽出一枝艾草,揉碎了按在我的眉心。那凉丝丝的感觉,伴随着浓郁的香气,让我瞬间清新起来。艾婆婆沙哑的笑声随风飘散,渐行渐远。

后来,我离家进城求学,每年端午,母亲都会寄来一包艾草。拆开包裹的瞬间,那熟悉的香气便扑面而来,瞬间充盈了整个狭小的出租屋。我将艾草插在门把手上,室友笑我太过守旧,我却沉醉在那香气之中,仿佛又回到了故乡的田野间。

去年端午,我返乡探亲,却得知艾婆婆已经离世。她的茅屋早已倾颓,只剩下一片艾草从生的荒地。我蹲下身子,掐下一片艾草揉碎,香气依旧如初。村里人告诉我,艾婆婆无儿无女,临终前三日便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只是不停地扎着艾草束,直至堆满了半间屋子。她临终时,还囑咐邻居将艾草

分给村民,说是最后一茬了。

我前往她的坟地祭拜,发现坟头上竟长出了几株艾草,在风中轻轻摇曳。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附近并无艾草生长。村中老人说,这是艾婆婆的灵魂所化。我虽不信这些迷信之说,却也忍不住采了一枝带回家中。

城里的生活日益繁忙,端午节的习俗也日渐简化。超市里售卖的粽子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却鲜少有人家再插艾草。偶尔在街头遇见卖艾草的老人,行人总是匆匆而过,少有人驻足停留。那曾经弥漫整个村庄的艾香,如今只蜷缩在记忆的一隅,时隐时现。

前日,我整理旧书时,从一本《楚辞》中滑落出一枝干枯的艾草。我拾起它,轻轻放在鼻尖嗅闻,香气竟然还未完全消散。刹那间,童年的村庄、艾婆婆的身影、母亲寄来的艾草包裹,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原来,这艾香早已深深融入我的骨髓,成为我生命中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窗外细雨绵绵,我忽然想起艾婆婆曾说过的话,艾草要在端午前的露水中采摘,香气才最为浓郁。她总是在天刚蒙蒙亮时便出门采艾,说那时的艾草沾染了天地的灵气。如今想来,她所采摘的哪里是艾草,分明是一颗颗乡愁的种子,深深地种在每一个离乡人的心里。在适当的时节,这些种子便会发芽抽枝,散发出挥之不去的香气。

艾香弥漫的日子里,往事如同被苇叶包裹的粽子,需要慢慢剥开。而每剥开一层,便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渗透出来,久久不散。这味道,从儿时起便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无论漂泊多远、无论岁月如何更迭,艾草的香气都会固执地停留在记忆深处,成为故乡最为鲜明的印记。

有一种乡愁叫艾香,我轻抚着书页间的干枯艾草,蓦然明白,所谓的乡愁,不过是一种无法复制的味道罢了。

端午的鸡蛋

佟雨航

儿时,在我的家乡,端午节可以不吃粽子,不插艾叶,不戴香囊……但是不能不煮鸡蛋,不吃鸡蛋,不滚鸡蛋,不顶鸡蛋,不立鸡蛋。端午节一大早,我们从山上采了艾蒿回来,母亲就已经把鸡蛋煮好了。我们总是急吼吼地伸手去抓鸡蛋吃,母亲却一把打掉我们伸过去的手臂,然后叫我们躺下,撩开衣服,母亲要给我们滚鸡蛋呢。

滚鸡蛋是家乡特有的端午节习俗,据说可以驱虫、祛毒、治疗小孩肚子疼等。母亲把刚出锅的鸡蛋趁热放在我们的肚皮上来回滚几滚,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宝子吃蛋、灾星滚蛋”,等挨个给我们兄

妹滚完了鸡蛋,母亲才让我们剥壳吃蛋,大快朵颐。我小时候,经常有拉肚子和肚子疼的毛病,因此每年的端午,我是母亲重点的滚鸡蛋对象,母亲给我滚鸡蛋的时间要比给哥哥姐姐们的长很多。后来,我拉肚子和肚子疼的毛病竟不知不觉不药而愈,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给我滚鸡蛋的功劳?

端午节除了大人给小孩滚鸡蛋,我们小孩之间还有顶鸡蛋的游戏。我们在早晨吃鸡蛋时,总要先精心挑选出一个貌似体格健壮的鸡蛋,然后揣进书包里带到学校和别的同学玩顶鸡蛋。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聚集到一起,拿出各自的鸡蛋相互顶撞,看谁的鸡蛋最结

实,不易碎掉。完好无损幸存到最后的那个鸡蛋,会被封为“金蛋王”,而拥有那个“金蛋王”的同学也会被同学们冠以“金刚葫芦娃”称号。在那些年的顶鸡蛋大赛中,我经常获得“常胜将军”的荣誉和“金刚葫芦娃”的称号。因为顶鸡蛋也是有技巧的,聪明的我恰恰掌握了这个技巧。我在挑选鸡蛋时总是选红皮鸡蛋,因为红皮鸡蛋的蛋壳较硬。再有和别人顶鸡蛋时,我都用手尽量包住鸡蛋的大部分蛋壳,用小头去顶撞别人的鸡蛋,因为大头里面是空的,一顶就破碎了。端午节顶鸡蛋,在那个缺少玩具的年代,带给了我们乡下孩子很多的乐趣和童真。

端午节除了滚鸡蛋、顶鸡蛋外,还有“立蛋”的习俗。据说,在端午节那天的正午十二时,能把鸡蛋大头朝下稳稳立在桌面上的人,未来一年会有好运来到,事事顺利,心想事成。但是真正能把鸡蛋立起来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很多人缺少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那份不急不躁的耐心。

一晃儿,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乡下人家过端午节,也开始时兴包粽子、戴香囊、给小孩子扎五彩线,鸡蛋不再是端午的唯一食品。但是,我依然怀念那些个只有鸡蛋唱主角的端午节,端午节的鸡蛋不仅温馨了节日,也温馨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



(邓勇书)